

思维与反思

□ 众 告

电视大学更名开放大学,就预示着转型开始,未来新型才有可能。而转型必须首先转变思维方式。先前的思维往往是建构性的。然而时过境迁,就需要反思性的思维,即反思。反思是什么?反思就是对思维的思维,即重新思考,是一种价值上的“异类思维”(钱理群,2022)。因此,这无疑痛苦的,更是过来人自己的。

具体来说,比如我们的培养目标,长期以来沿用“应用型人才”,这与普通高校和高职院校都相似。但是培养什么人,不仅与学校开展的教育类型有关,而且还与学校的办学定位契合。普通高校从事高等教育,通常为研究型或教学型大学;职业院校专司职业教育,往往是技术型或技能型大学。因此,应用型人才的培养顺理成章。而开放大学进行的开放教育,其特征内涵、学术背景和运作体系,都不太像上述某一类型的教育,倒有点类似终身教育,或许是一种正在努力成为某一领域或某种体系的“理念和构想”(吴康宁,2021)。

再说,开放大学的定位也在摇摆,长期以来虽属成人高校,但现又有功能性或者平台型大学一说。依我看,更名前后的开放大学,长期秉持继续教育使命和终身学习理念,如将其定义为“学习型大学”,倒也妥切。开放大学“心系天下求学者”而有教无类,“学习者至上”而因材施教。因此,开放大学培养的就是未来已来的学习型社会中的那个人,乃至“学习型人才”。

还有,我们的教师曾被要求为“双师型”,但难以达标。其实“双师型”只为职业院校教师独有,因为这与特定的教育对象、培养要求和教学方式密切相关。去年3月2日《中国教育报》发表的一篇深度报道可以给我们启示。说的是四川边远地区的一所薄弱中学与北京一所重点高中通过网络牵手,靠着“名校教师直播+本校教师辅导”的“双师式”教学,实现了优质教学资源共享,从而不仅使该校的本科录取率飙升,而且还促进了

两地教师的共同成长。记得教育部时任副部长韦钰(1998)就这样说过,远程教育就是要让边远地区的学生实现上北大上清华的梦想。看来请最好的教师,开最好的课程,给最好的支持服务,让总部与分部、总校与分校在“双师式”教学中各尽其能,也是开放大学创优提质的又一途径吧。

再比如,课程资源。自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建平台做资源已成了我们办学的一种模式。课程资源主要是将教材内容分解为知识点,或文字或网页或视频,要么直播,要么点播,本意不错,然而却不经意地架空了教学,绑架了学习。记得十年前国内外大学盛行慕课,但不知为什么,我们却放弃了它,它也就抛弃了咱。不搞慕课倒也罢,我们反而对基础教育的微课(其实是微视频)有了兴趣。只可惜用错了地方,所以来得快去得也快。其实微视频短小精悍,适宜解说重点、剖析难点以及辅导答疑,若能与文字教材融合,通过二维码扫描中介,完全可以将教与学呼应和互动起来。因此,“慕课+微课”,再加上不可或缺的“面对面”活动,那就完美了。

至于专业开办,一直令人头疼,叫座不叫好有之,叫好不叫座亦有之。其实,专业其实就是个“课程计划”(UNESCO,1976),或者叫“学业门类”(顾明远,1991)。客观地说,办那些学科性或职业性都很强的专业并非是我们的强项。因为我们没有普通高校的学科优势,也没有职业院校的行业支撑,而我们的优势全在于课程开放。广大学习者可以依照一定的学业规则,通过选课,构建起适合自己需要的计划,来灵活地学习。这些计划可以是通识性的,也可以是大类性的,更可以是跨专业、跨学科的复合,跨界、融合、变通各种类教育,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

进入新时代,开放教育也将焕然一新。说到底,开放教育从来不是口号,也不会成为标签,而是要千方百计地解决过去或现有办学和教学中现实问题的。看来,我们的思维只有从过去的建构走向反思,才有破题之举!